

中医学与中国画在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中的互鉴共生关系研究

薛雅玲¹, 李国杰², 袁 恺^{1*}

(1.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2. 云南大学昌新国际艺术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探讨中医学与中国画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传承、发展、创新等理论, 为传统文化学科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从材料特性、哲学思想、融合应用的多维视角对中医学与中国画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中医学与中国画在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中有多重联系, 互鉴共生。中医学与中国画的跨领域互动将中医理论通过中国画实现视觉表达, 而中医诊疗文化则为艺术创作注入内涵启发, 二者共同构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有的“医艺同源”知识体系。

关键词: 中医学; 中国画; 交叉学科;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R2-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4299(2026)04-0088-05

DOI: 10.19288/j.cnki.issn.2097-4299.2026.04.016

A Study on the Mutual Inspiration and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XUE Yaling¹, LI Guojie², YUAN Kai¹

(1. The Secon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500, China;

2. Changx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Ar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theories of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Chinese painting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cultural disciplines.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TCM and Chinese painting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encompassing material propertie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integrated applications. TCM and Chinese painting are intricately intertwined within the real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emonstrating mutual enlightenment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between TCM and Chinese painting visually articulates TCM theories through artistic expressions, while infusing artistic creation with conceptual inspiration drawn from medical diagnostic culture. Together they construct the distinctive "convergent origins of medicine and art" knowledge system intrinsic to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painting; interdisciplinar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引言

中医学与中国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瑰宝, 二者的互鉴共生关系亟待系统性研究与探索。中国画作为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之一, 以其独特的表达视角勾勒出东方审美体系; 中医学则以千年传承下来的深厚理论基础和临床经验, 为人类健康和医学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两者在材料运用、哲学思想、心理健康、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均有交叉。本文将通过对二者交叉领域的研究揭示中国画与中医学在

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传承、发展、创新等理论, 为传统文化学科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进一步探讨中国画与中医学之间的多重联系。这种跨领域的互动将中医理论通过中国画创作实现视觉表达, 而中医诊疗文化则为艺术创作注入内涵启发, 二者共同构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有的“医艺同源”知识体系。

2 材料特性——材料双重身份与文化共生

材料在艺术表达与医疗实践中的双重应用, 不仅催生出独特的技法体系, 更塑造了中华民族“天人

基金项目: 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项目(XDYC-QNRC-2022-0269)

作者简介: 薛雅玲(1998-), 女, 在读硕士研究生, E-mail: 1435898759@qq.com

* **通信作者:** 袁 恺(1983-), 男,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针灸防治心身疾病, E-mail: 190876072@qq.com

同构”的认知范式。在中国画中颜料主要来源于天然矿物、植物及动物,有些材料不仅能够表现其独特的画面视觉效果,还在中医中药领域里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

2.1 草本植物 草本植物在中国画领域的视觉转译和在医学领域的实用价值构成独特的材料应用系统。例如,青黛作为靛蓝植物提取物,在中国画领域通过“三矾九染”技法实现色阶的哲学表达,而在中医实践中则依据“青入肝经”理论发挥疏肝清热功效,这种物质功能的双重性,实为同一物质在不同实践场域的表现,因此,艺术家通过色相浓淡隐喻阴阳消长,医学家则借药性归经调节脏腑平衡,二者共同遵循“观物取象”的认知逻辑。又如,藤黄因其透明多质感在工笔画中形成“罩染”技法,在山水画中描绘山石阳面或树干等,是浅绛山水画的颜色视觉符号,在医书《本草拾遗》载其“性寒、味酸涩”,外用可治痈疽恶疮。再如薯蓣通过“三蒸九煮十八晒”的传统技艺提炼,可制作呈色稳定的红色或香云纱色,而在中医书《本草求原》中具有“色赤入血,通络散结”的归经理论。除此之外,胭脂虫红、红花、栀子、紫草都在两个领域有广泛应用。草本材料通过色相与药性的符号转译形成了“物质—技艺—观念”三位一体的递进认知逻辑,构建起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技术伦理”与“生命伦理”的深层关联。

2.2 矿物材料 应用在医疗和绘画领域的矿物材料也具有其独特的表现。朱砂在艺术创作中用于表现细腻红色,其 HgS 晶体结构在可见光波段(614 nm)的特征反射峰,形成独特的“中国红”视觉语言和符号特征,在文化层面建构了“丹青”的美学范式,而在中医理论中则因汞元素的神经调节作用被赋予安神定志的药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古人通过“水飞法”提纯朱砂时,既遵循绘画应用的细腻度要求,又符合医药系统的毒性控制标准,这种观念的耦合揭示出艺术与医学共同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1]”的实践哲学。又如代赭石(赤铁矿)呈浅绛色,是中国画领域描绘浅绛山水的重要材料及视觉符号,在绘画领域形成通识;而在中医领域则因其收敛沉降的特性而发挥着平肝、重镇安神、凉血止血的重要作用。这种物质表征和功能对应关系,促使艺术家与医家共同发展出“察色辨质”的认知方式——绘画通过色相表现物性本质,医疗借助药性调节生命状态,二者在物质

认知层面形成共识。

2.3 动物介质 在动物介质材料中可见鱼胶的应用凸显生命物质的双重价值维度。在绘画领域,为实现颜料载体的稳定性,艺术家们通常使用鱼胶作为粘合剂,这一过程暗合中医“调和致中”的治疗理念;在医疗实践中,鱼鳔胶的滋阴润燥功效,又与中国画“润泽通透”的审美追求形成互文。

材料是引发艺术家思考并传达观念形态的感性媒介,物性的解析则是对主题的拷问,呈现出有温度的思考,具有显性直观和隐性象征两种特征^[2]。跨领域的物质应用,本质上是将材料视为沟通世界的媒介,建立起艺术审美与生命养护的价值同构。此外,花青、土黄、黄丹、红花、石绿、高岭土等药材也常用于中国画创作中,这种“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思维特质,在材料具象化的双重使用下揭示艺术与医学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的协同创新机制,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纽带,进一步上升为“技近乎道”的中华实践哲学,为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3 思想互鉴——认知范式的双向建构

3.1 整体观的思维同构性

3.1.1 整体思维 中医学与中国画均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为核心思想。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与自然环境相互呼应,如《黄帝内经》所言“人与天地相应”,强调疾病的治疗核心在于平衡阴阳。这种整体观同样体现在中国画的创作中,画家以笔墨勾勒山水、人物,追求画面各元素间的和谐统一,如山水画讲究“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通过浓淡、虚实、疏密的布局营造出浑然天成的意境,体现了对自然秩序的敬畏与追求。

3.1.2 空间辩察思维 中国画“咫尺千里”的空间处理与中医“司外揣内”的诊察思维,双方均遵循“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共同构建起“全息映射”的认知模型。《千里江山图》(图1)通过“三远法”实现时空压缩,恰似中医脉诊通过三指探寻寸关尺三部(桡动脉远心端)的脉象而获知机体状态,二者在整体观念上的共通性,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认知方式。

3.1.3 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不仅是中医诊断与治疗的理论基础,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画的创作。中医以阴阳划分人体的表里、寒热、虚实,通过望、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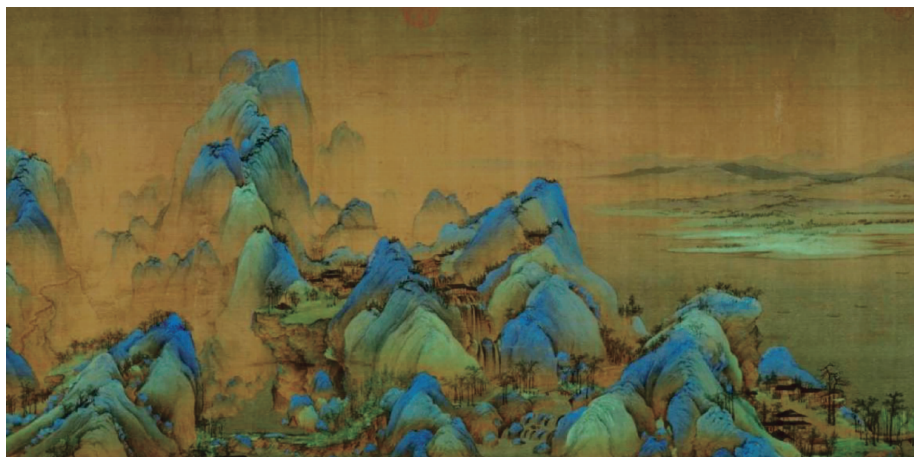


图 1 《千里江山图》局部 (北宋)王希孟作,绢本设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问、切四诊合参,辨证施治;画家则以墨色浓淡、线条刚柔表现阴阳变化,以“墨分五色”体现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如在水墨画中,留白为虚、墨色为实;枯笔为阳、润笔为阴,通过笔墨的调和展现生命的律动。

神经美学研究显示,中国山水画创作时,先通过视觉皮层的筛选和加工,在笔端再现自然风景,然后通过内颞叶等调取相关山水的已有记忆信息^[9],该理论与《黄帝内经》所述“目者,心使也”的视觉-心神联动机制,在理论上形成跨领域互文,揭示出艺术观察与医学认知均需主体全身心投入的思维特质。

3.2 动态平衡的系统方法论 中国画“干湿浓淡”的辩证控制与中医“阴阳自和”的治疗原则,共同遵循非线性动态平衡逻辑。画家利用宣纸纤维的毛细效应引导水墨运动,如明代徐渭《墨葡萄图》通过水墨渗化形成的不可控效果,此法暗合中医“因势利导”的治则,正如医家借助人体自组织能力调节病理状态。这种“系统涌现”思维在技术层面具象化为:绘画通过“破墨法——水破墨,墨破水”制造矛盾冲突,呈现特殊的视觉效果,中医运用“反治法——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调节机体内部状态,二者皆通过打破表象平衡实现更高层次的秩序重建。

3.3 象征体系的符号转译

3.3.1 意象思维 中医学与中国画都采用意象思维来认识世界。中医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将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类比,如以“木曰曲直”形容肝脏的疏泄功能,以“土爰稼穡”比喻脾胃的运化作用。这种思维方式突破了具象的局限,注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画同样强调“立象尽意”,画家不追求对客

观物象的逼真再现,而是通过笔墨传递内在精神。宋代画家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图 2),以简练奔放的笔触勾勒仙人醉态,虽未细致描绘五官,却将仙人豁达洒脱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表达,与中医“司外揣内”的诊断方法异曲同工——通过外在症状推测内在病因,以抽象思维把握事物本质。



图 2 《泼墨仙人图》(南宋)梁楷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人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符号与中医“取类比象”用药法则,共同遵循“意象思维”观念系统。元代王冕《墨梅图》中枝干的“屈曲向上”形态,以展现不屈不挠、坚持自我、坚韧不拔的气节,与中医通过钩藤枝条形态判断其具有平肝熄风功效,均基于“形态功能同构”认知。艺术家将物质特性升华为精神品格(如竹节象征气节),医家则将形态特征转化为治疗指征(如

蝉蛻对应开音利咽),形成文化符号的跨领域增殖。

3.4 实践智慧的时空同构性 中国画“散点透视”与中医“子午流注”理论,共同构建时空融合的实践框架。画家通过“五日一石,十日一水”的创作节奏(《历代名画记》),实现艺术时空与自然节律同步,《韩熙载夜宴图》(图3)通过长卷形制、空间分割、人物动态及文化隐喻,成功实现“时空同构”;中医学里的“时空针灸”“灵龟八法”等均基于“因时制宜”原则,强调时间

和空间位置的重要联系,在特定时辰治疗疾病(如在卯时5~7点选取大肠经经穴治疗大肠经病证)。时空针灸子午流注纳甲法是在明代徐凤《针灸大全》纳甲法开穴基础上组合空间穴位的一种新方法,是肾命三焦通过十二正经输布循环原气的时空系统和五腧穴(包括原穴)在这一系统中的十日敏感周期^[4],将人体气血的周期性流动(时间)与经络分布(空间)结合,实现精准治疗。



图3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五代)顾闳中作(宋摹本),绢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画与中医学的时空同构性,本质上根植于东方整体性思维,这种时空同构性将时间与空间整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打破传统时空的线性分割,实现二者的共生性与相互转化。

4 融合应用——艺术与医疗交叉融合

4.1 丹青里的杏林记忆

4.1.1 刚柔并济 南宋李唐的《灸艾图》(图4),定格了宋代村医施灸的瞬间:老农因疼痛扭曲的面容、学徒手持的膏药、医生专注的眉眼,连艾烟似乎都穿透绢帛扑面而来。画中使用的“钉头鼠尾描”技法,将粗麻衣褶与细腻肌肤形成对比,恰如针灸疗法刚柔并济的哲学。台北故宫博物院将其视为现存最早的针灸医疗图证,与《膏肓俞穴灸法》古籍插图互为印证。

4.1.2 抗疫智慧 《清肺排毒汤》的工笔本草为当代画家董希源历时三年创作的组画,用“兼工带写”技法再现21味抗疫中药:桂枝的枝干以枯笔皴擦显其温通,杏仁果实用没骨法晕染出润肺之效,细辛根系以



图4 《灸艾图》局部(南宋)李唐 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游丝描法勾勒辛散特性。这批作品曾在世卫组织展览,让麻黄、石膏等药材通过艺术语言讲述中医抗疫智慧。

4.2 岐黄中的生命美学

4.2.1 五行五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学说是认

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中医学和中国画中皆占据重要地位。五行与五色相互对应:木-青、火-赤、土-黄、金-白、水-黑,这些颜色影响人的情绪变化,也反映着人体生理健康状况。中医认为,肝在色为青,青色能疏肝解郁,而面色发青可能提示肝气郁结或气血不畅;在中国画创作中,艺术家巧妙运用颜色来烘托出不同的情感氛围,从而影响观者的心理状态。例如,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以石青、石绿为主色调,层叠渲染出千里江山的壮阔。石青、石绿作为冷色调,给人的心理感受更偏向于孤寂冷峻、安静淡泊、清冷孤傲^[5]。

4.2.2 艺术疗法 近年来,艺术治疗及中国画辅助应用在心理治疗领域逐渐被人们看到,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艺术的应用形式,也为中医理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艺术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能帮助人们处理内心的冲突与困扰。在中国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唐代“文人画”的兴起,艺术家通过笔墨将内心对家国、山河、时代等多种复杂情感转化为艺术作品,从而实现自我情感表达;同样,在中医的视角下,情绪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6]。现代社会的生活工作方式导致中青年群体普遍存在“亚健康”问题,“心身疾病”逐渐成为现代医疗领域研究的主流。

色彩疗法作为一种艺术治疗方式,目前一些医院和心理健康机构已经将其纳入正式的心理治疗方案。通过绘画、书法等形式,患者能够更好地抒发内心的情感,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从而达到更佳的治疗效果。有研究显示,在对青少年抑郁症进行治疗的过程中,采用药物干预与绘画治疗相结合,能够取得较好的疗效,减少患者的抑郁症状,增强患者的心理弹性,改善相关血清指标水平,为相关疗法对青少年抑郁症的临床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7]。

5 结论

中医学与中国画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其独特的智慧与美学,展现了东方文明对生命、自然与艺术的深刻理解。中医学与中国画虽分属医学与艺术领域,但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深厚而复杂的,它们的共性不仅是文化同源的印证,更为当代跨学科研究提供

了丰富的启示。在本文作者看来,这两大传统领域并非封闭的文化“遗产”,而是包容的、活态的、与时俱进的文化范畴。正如荣格所言:“中国文化保存着人类意识与无意识和谐共处的密码。”通过对两者在物质实践、思维范式与融合应用三个维度形成的协同创新机制,揭示了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内在统一性,二者在多维度的交汇,本质上源于中华文明特有的整体性认知逻辑,这样的文化整体认知观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亟待研究学者们进一步完善研究与构建体系。

在现代,二者的互动呈现出“双螺旋”创新路径,中医学与中国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融入了现代科技、文化发展带来的新元素、新变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无疑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张力、世界影响力及文化自信感,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能力与发展活力。

在全球化时代的未来,随着更多的研究者对这一交叉领域的深入探索与挖掘,我们有望发现更多的内在联系与应用,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传承与创新,注入不懈的动力。最后,在本文作者看来,中国画与中医学的这场对话,如同真理藏匿于山水与血脉共振波纹的褶皱里,正等待一场跨越千年的“把脉”。

参考文献:

- [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 吴守峰. 综合材料绘画的未来态思考 [J]. 美术研究, 2021, 42(5): 12-13.
- [3] 胡俊. 神经美学视角下中国山水画的审美意象创构[J]. 社会科学文摘, 2024(8): 63-65.
- [4] 左政,朱勉生,陈春信,等. 时空针灸纳甲法与原气、原穴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4): 1952-1955.
- [5] 何金桀. 中国画中“青色”的情感表述探析——以《千里江山图》为例[J]. 国画家, 2024(4): 98-99.
- [6] 王冰,林亿,重广补注.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 [7] 孙喜惠,张玉,司俊枝. 探讨绘画治疗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J]. 心理月刊, 2024, 19(8): 133-135.

(收稿日期:2025-06-25)